



Collected Works of
Søren Kierkegaard discourse

女性的魅力 是无穷尽的

[丹麦] 克尔凯郭尔 著
海蓉 译

深度剖析女性的无穷魅力
揭开幸福婚姻的神秘面纱
助你了解幸福的本质、获得幸福的能力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Collected Works of
Søren Kierkegaard discourse

女性的魅力 是无穷尽的

[丹麦] 克尔凯郭尔 著
海蓉 译

深度剖析女性的无穷魅力
揭开幸福婚姻的神秘面纱
助你了解幸福的本质、获得幸福的能力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性的魅力是无穷尽的/ (丹) 克尔凯郭尔著; 海蓉译. —北京:
金城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80251-798-1

I. ①女… II. ①克… ②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丹麦—现代 IV. ①I534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6567 号

Copyright © 2011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以任何
方式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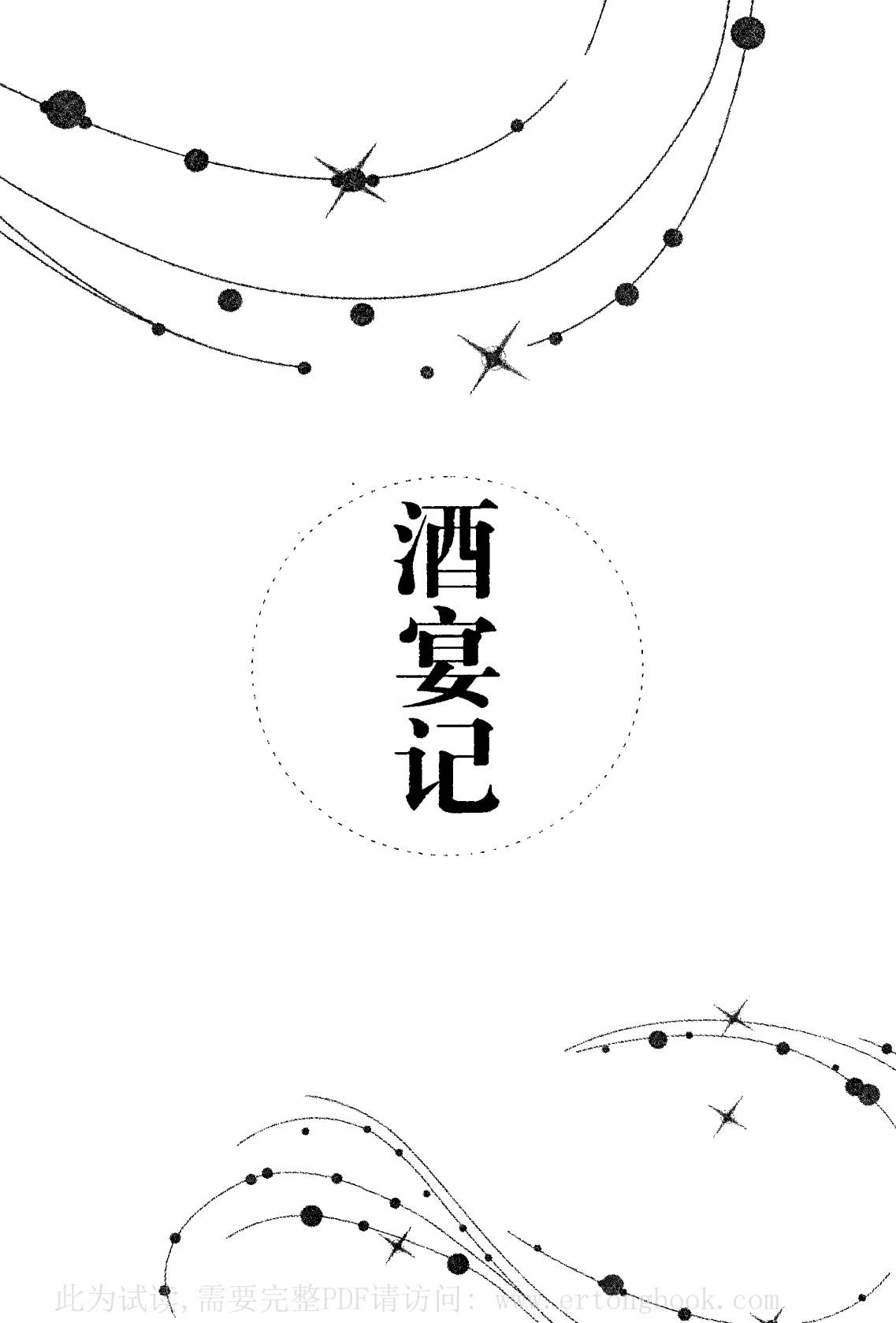
女性的魅力是无穷尽的

作 者 [丹麦] 克尔凯郭尔
译 者 海 蓉
责任编辑 方小丽
文字编辑 李雪松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22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798-1
定 价 32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编辑部 (010) 84250838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
酒宴记	1
曾经男人的三少女	77
我看婚姻	127
女性的魅力	217
日记选	223



酒宴记

缘起

替自己保留一个秘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，其中的乐趣多么让人享受，而这有时又有很大的无法言说的好处，只是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人。谁要是把秘密当成个人私产，那就大错特错，正如一句俗话所说：“有吃肉的人，才有了肉。”谁要是真以为在享受这一乐趣时会为了不使它败露而为难，那就又错了，因为它就是他的责任。而只能回忆起零零散散的一些事更没劲，那只会促使自己的灵魂沦为收盛废料的泔脚桶。因此，如果与别人有关，就让遗忘成为遮掩前台的幕布，让回忆成为幕后守护圣火的使者。幕后的回忆总有被遗忘的，这只能证明回忆并不纯正，因为真正的回忆永远不会被遗忘。

除了确切外，回忆还必须愉快；回忆一旦封存，其佳酿中就保存了经验的鲜香。采摘葡萄的时节决定着葡萄酒的味道，而葡萄不是什么季节都能酿成葡萄酒的，同理，经验也并不是在任何季节、任何条件下都能被回忆的。

回忆和记忆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模模糊糊地记住了某件事，但不一定能回忆起来。记忆只是最低条件。经验通过记忆显现自己，以接受回忆的供奉。这其中的区别很容易从青年与老年的区别中表现出来。老人如果失去了记忆，通常是先失去记的功能。但是，老人具备某种奇怪的特质。在原始先民眼中，老人是最有预言能力的，容易让人把他们和上帝联系起来。对老人来说，回忆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技能，也是他最大的安慰，那奇怪的、具有远见性的特质抚慰着他。而童年是没有回忆的，有的只是极富记忆和记忆性的理解。

我们可以说无法忘记童年时的东西，但老人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儿童的记忆是老人的回忆。老人的镜片被磨得能看到眼前的东西，年轻人的镜片则被磨得能看见远处的东西，因为年轻人没有回忆的能量。这种力量需要的是推移，与所忆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老人的幸福回忆和童年的快乐理解一样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它对后者——最柔弱、最快乐的人生阶段非常偏心。正因为这样，回忆和记忆一样，往往充当了偶然事件的保管人而不自知。

回忆和记忆的区别很大，但它们还是常常被混淆。在人的一生中，这个混淆让我们有机会研究个人的本质。回忆就是想象力，因此回忆又代表着努力和责任，这是记忆这一冷漠的行动无法承载的。回忆试图保持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，这种连续性能确保其与尘世中的存在步调一致，在同一种呼吸里表达同一个意思。因此，他不想从早到晚让舌头忙碌于如猴子般的模仿生活内容的闲聊之中。生活需要在同一进程上进行，这是生活的根本条件。让人奇怪的是，据我所知，雅各比^①认为自己不朽的事十分恐怖。有时他仿佛觉得自己若多一点这种想法，就会丧失理智。这难道是让雅各比虚弱得有点神经质的原因吗？一个强人，一个每给出一个不朽的证据就要拍一下布道坛或教授讲台、手上长满厚茧的强人，绝不会有这种担心。

对于不朽，他无所不知，因为在拉丁文里，手上起厚茧与彻底理解某物意思相同。但是，我们一旦将记忆和回忆混在一起，这种想法就没那么恐怖了。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我们已经有了勇气，有了男子气概，有了向上的力量，并且我们已经不再为这念头苦思冥想了。所以对很多人来说，写了回忆录，却找不到回忆的感觉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，这些回忆录成了他变得永恒的资本。人们在回

^① 弗里德里希·雅各比《文集》（莱比锡，1819）第四卷，第68页：“我同样也很难忍受长青的活着这一场景。”

忆开始的时候就从永恒那里开了一张支票。永恒是富有人情味的，开一张就会兑现一张，对它来说每个人都具备偿付能力。但人如果坚持要让自己出丑，只记忆而不回忆，甚至不仅不回忆，还一直遗忘，因为记住就意味着遗忘，这样，永恒是不会负责的。而且记忆还使人们对生活漠不关心。人常常毫无感觉地度过了最为荒诞的自我变形时期；就算在耄耋之年，仍然像盲人一样踩高跷、抓阄过日子，最后却步入早已注定的轨道——尽管他无数次改变自己。然后，他死了——也就是不朽了。这样生活一场，人应该相信自己已拥有了足够多的值得回忆的材料，够他在永恒中回忆了，前提是：永恒的账簿和我们脑子里什么都记的记事本一样。

然而，永恒有它自己的算账法。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，就当是在学校里做练习，而不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带着某种针对性的计算法。一个人每天都要在国会演讲，讲这个时代要求他讲的话，又不能像啰唆的加图（罗马政治家）那般叫人听得无趣生厌，总得幽默一点、辛辣一点，总得符合每个瞬间的要求，但又不能重复。同样的道理，他在社会中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强有力的雄辩能力一次次地出击，时而看起来是故意收敛了手腕，时而又显得宽宏大量，他连续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。每个星期的日报上都有他的文章，夜里也使人（他妻子）受益；他在睡梦里仍说着时代要求他说的话，毫不含糊，慷慨激昂，就像在国会发表演讲一样；另一种人是在他说话前就已缄默了，甚至从来没有轮到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——这两个人活了相同的时间，这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谁能回忆起更多事？

有一个人只执著于一个念头，他的一生就只围绕这一个念头展开；另一个人精通五门科学，甚至一个记者在对他的报道中说：“正要改造兽医科学时，却不得不中断了这一重要活动”……他们活过的年岁相当，这时，我们可否真正问一下：谁能回忆起更多事？

平心而论，只有根本之物才可以作为回忆的对象，虽然像我们刚才所说；老年人的回忆录有时也零零碎碎，同类的回忆也是这样。根本之物不仅仅在于自身的根本，它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与相关的人的关系。如果谁违背了这一点，就无法切实地行动了，也就再没有力量担当起任何根本之物——除非悔改，这是唯一一种向他开放的新想象力。虽然从外在的标准来看，他做的所有事是非根本性的。与未婚妻结婚可以算是一种根本性的行动；一度涉足爱情的人抚摸额头，紧皱双眉，手搭在心口或身体的其他部位，表示他是认真的、庄重的，但这其实只会使他蠢态毕露。他的婚姻虽然轰动全国，教堂也鸣钟恭喜他，教皇被邀来亲自主持仪式，但这仍然算不上根本之物，只会使他蠢态暴露而已。外在的喧哗与实际无关，就像号角和仪仗式不能使男孩的抓阄变成切实行动^①，因为号角声与切实的行动八竿子打不着。但是，人总是无法忘记已经找回来的回忆，不会像对待记忆那样冷漠地对待回忆。我们或许会抛开回忆起的一切，但它是托尔（Thor）的榔头，抡锤一击，最后必定会击到自己头上。不仅如此，它还由衷地向往回忆，就像一只鸽子，不管被转手多少次，最终一定会飞回家。关于鸽子的比方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，因为被回忆起的事物已被回忆孵化了；这是在完全的孤独中进行的孵育，没有受到任何玷污——如果陌生人触摸被孵的蛋儿，鸟儿就不会再孵它了。

记忆具有直接性，可以直接帮上忙，而回忆的到来必须先经过反思，因此它真是一门艺术。和米斯托克尔一样，我希望借助遗忘而抗拒记忆。但回忆与遗忘并不是对立的。回忆这门艺术博大精深、非常复杂，因为回忆在显现自己的时候总是千变万化，而记忆的范围相对较小，只徘徊在记得对与不对之间。在这里，我以乡愁

① 直到最近，罗马还有一种抓阄仪式，由穿小白衫的唱诗班男孩伸进一只碗里抓阄。仪式由牧师主持，每周一次。

为例说明。乡愁是什么？它的根源是对记住的事物的回想。很简单，只要一远离，它就会出现并生长。其中的艺术就在于，即使是在家中，你也可以产生乡愁，因此，每个人都应该娴熟地运用幻觉。生活在一种幽暗的、找不到光明的幻觉中，却又在这幻觉中反思，并且动员幻觉的全部力量来对自己施加影响，甚至不惜明知故犯。用魔法让自己回到过去并不难，难的是为了回忆而用魔法将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移开。这才是真正的回忆艺术：用激起的回忆的浪花去催激更多的回忆的浪花。

要回忆得好，首先就要熟悉情绪，熟悉情形和环境之间的对比。比如，一场以闲适超然的乡村生活为主调的情爱场面，有时需要用剧场般的喧哗和吵嚷来衬托其主题，这样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其闲适超然。直接的衬托其实并不能达到最好效果。如果将一个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并不算恶劣，那么，发展新的恋情或许能为回忆某种情爱关系找到一种有利的衬托，目的只是为了回忆——这衬托能在反思中被得到彻底的实现。记忆一旦和回忆站在对立面，其反思性关系就会达到极限。两个人会出于相反的目的不愿再看到一个有共同回忆的地方，其中一个人对回忆无动于衷，他其实是害怕记忆。眼不见为净，他甚至觉得：要是真看不见就好了，就可以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另一个人向往回忆，因此他什么都不想看见。只有在受到不愉快的回忆干扰时，他才会选择记忆。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或许天生就有良好的记忆力，又或许是具备了良好的想象力，但如果听福音派所谓的减轻良心的负累的劝告，他就是个外行。他会觉得这类劝告只是一些悖论，一难受就缩回手，殊不知，最初的难受才是最珍贵的，就像最初的损失。

当记忆再三复活，就会通过各种细节来丰富灵魂，而这些细节又给回忆设置了障碍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悔恨就是对一个小错误的回忆。从纯粹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警察并不是真心想帮助罪犯悔过。他们不断地重复和记录罪犯的生活经历，熟练地背诵

罪犯所做的任何事，其实就等于将回忆的想象力排除了。而真正的悔改，尤其是直接的悔改，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的——虽然天性也能为拯救一个人提供帮助，并且，看似和记忆没什么牵连的拖沓的悔改其实才是最真挚、最深刻的悔改。可以回忆，这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的前提条件。谁要是不愿意有创造力，只要记住那些在回忆的时候就会使自己有创造力的事物，这样，创造力要么会被阉割，要么会继续令他讨厌，恨不得早一点与之划清界限。

平心而论，包含在回忆中的一切没有任何交情可言。回忆者运用似真非真的交情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只是一种衬托而已。有时，当两个人互诉衷肠，回忆的小灯眼眼看就要亮起来了，结果却是这吐露的衷肠遮住了某个新的反思，因为在这个反思里，回忆是为了款待反思者自己才出现的。就记忆而言，人们完全可以团结一致，互相帮助。这样看来，宴会、生日庆祝、定情礼物、珍贵纪念品都是有作用的，就像读书时折上书的页角，以便记住自己读到什么地方了。然而，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去踩回忆这个压酒器。就回忆本身而言，这根本不能算是咒罚。人总是孤零零地与回忆做伴，每个回忆都是秘密。即使有很多人关注回忆者的回忆对象，但是只有回忆者才独自与它相伴，这众人瞩目的公共性只是幻觉。

大半天的饶舌使我回想起了深藏在心里的很多思想及其产生的过程，它们曾无数次以很多种方式占据我的心灵。我这么说，是因为我这时兴致正浓，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以帮助大家回忆，也特别想把自己在记忆中，甚至是在回忆的地窖里如美酒一样酝酿了很久的东西记录下来。那些被迫记住的东西无足轻重，也用不着特地记忆；但另一方面，在回忆前，我在将其定形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，因为这件事对亲身参与的先生们来说只是笑谈，毫不起眼，甚至是无法无天的馊主意，但对我们来说并不如此。在这件事上，我的记忆根本毫无用处，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它，而只是我的诗意之心臆造出来的，并不存在。

对这次我参加过却未成为参加者的酒宴，我知道自己不会很快忘记；对是不是要记下一些真正值得记录的东西，还是让它白白地从我的回忆中溜走，我犹豫不决——我极力想从情爱的角度理解回忆，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记忆做好准备。回忆的情形由各种对比构成，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将我回忆的对象放到一个对比强烈的环境。在灯火斑斓的宴会大厅里，梦幻般的光的海洋打造出了美轮美奂的效果。但是，回忆希望的并不是梦幻般的对比。盛装的赴宴者、节日般的喧闹，以及香槟喷出的快活的气泡，只有在某个宁静、幽远得被人遗忘的地方才能被真实地回忆。发言者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，只有在平静、安适的环境中才能被一一回忆出来。直接插手记忆，唯一的結果就是将事情变糟，也会使我受到嘲弄的带血的鞭击，为此，我选了一个能构成强烈对比的环境。

森林中的孤寂被我找来了，但不是在所谓的梦幻时刻。按理，宁静的夜晚也不能令人满意，因为它同样被梦幻之物统治着。我寻找的是大自然不带任何感情时的那种安适。所以，我挑中了落日的余晖。在夕阳下，那梦幻之物就算已经显现，灵魂也只能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它，另一方面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傍晚的阳光更柔美、更能使人心静了。脱离死亡的病人最爱寻求这样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新，受难重重、精神萎靡的人最喜欢这样的放松，我也同样如此。不同的是，我与他们的原因和目的正好相反。

格雷布斯森林^①有个叫八道角的地方，真心寻找的人才会找到，因为地图上并没有它。这名字本身就很矛盾：八条小道相会怎么能构成一个角呢？那伸向四面八方的跋涉的出发点和孤寂的藏匿之地有何关系呢？孤独者坚避的只是一个因三条小道交会而得名的词——琐碎^②。八条小道一交会，该多么琐碎啊！但事实是：八条

① 哥本哈根北部的一片森林，是克氏爱去的地方。

② 丹麦文中这个字的拼写以“tri”（三）开头。

小道确实存在，而且每一条小道都非常幽僻。它明明是幽僻、隐匿、孤寂的，你站在那儿时却觉得离那名叫倒霉篱笆的灌木丛很近。所以，这名字中的矛盾反而增加了这地方的孤僻，矛盾向来如此。

这八条小道，这熙熙攘攘，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一种为思想所用的可能性。因为除了一种很小的昆虫会嘤嘤嗡嗡在这些小路上穿梭外，没有人真正涉足过那里；除了那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外，从来没有人走过它们。他四处张望，非常紧张，并不是要寻找谁，恰恰相反，他想要躲开人。这个亡命之徒走路的速度几乎赶得上枪筒里的子弹——这正好能解释为什么雄鹿刚刚还很镇定，一会儿却变得焦躁不宁；从来没有人走过这些小道，除了那虚无缥缈的、来去无踪的轻风。即使居心叵测的幽境摆出迷阵，诱使他上当而让他被抓住，即使是踩着通向未知森林深处的足迹的过客，也不会那样孤独，像走在人迹罕至的八条小道上的人那样孤独！这很像世界绝了种，幸存者甚至找不到一个埋葬自己的人；还像整个部落漫游到了远方，只有一只孤雁远远地跟在后面。

如果诗人说的“好好藏匿，才能好好活着”是真的，那我就算活得相当不错的人了，因为我挑了一个很不错的角落。当然，世间万物，只有从某一角落看才会显得更出色、更美好，不过我们要偷偷地看；同样，我们听到的或能够听到的，也只有从某一角落里偷偷地倾听才会更加大快朵颐。因此，我常常退隐到这一僻静角落。我很早就知道这地方，但现在才明白，就是不等待黑夜，我也可以与宁静相伴，因为这里总是那么宁静，到处都是美好的事物。而最美的应该就是现在，收获季节的太阳正在虔诚地祈祷着，天空的烟变成淡蓝色；万物在一整天的闷热后终于吐出一口气，麦田轻轻地吁出清凉的气息，草地的碧芽精神抖擞，森林沙沙地弹奏着清脆的音乐；太阳幻想着晚上泡在大海中冲个舒服的凉水澡，大地铺床摊被准备安眠，心里默默地祈祷着、感恩着，太阳和大地让森林变得

幽暗，让小草在翠绿的温柔中相依相偎。

啊，你们这些好心肠的幽灵，感谢你们一直守护我的宁静，感谢你们让我在宁静、惬意的回忆中度过了那些时光，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隐蔽的、宁静的地方，一个被称为“我的”的隐蔽、宁静的地方！在那里，宁静和沉默像青草一样旺盛——是谁创造了这迷人的处方！宁静又多么让人沉醉！即便饮啜美酒的人一杯接一杯地喝，美酒也没有迷人的宁静让他醉得更快。这宁静无时无刻不在滋长！醉人的酒杯中只有那么几滴，怎么能与我所饮的汪洋之沉默相比呢？！和我热血沸腾的心灵相比，酒的热力又有多少？可是，当听见旁人说话，这醉意又很快消失了。而又有什么能比突然被夺走醉意更让人恼怒呢？而且，比从醉意中醒来更糟的是，你已在沉默中忘记了所有语言，听到说话的声音时觉得不好意思了，说话时口吃，舌头打结，像一个突然被惊吓的女人一样虚弱，那时她肯定不会装腔作势，说谎骗人。所以，感谢你们，好心肠的精灵们，你们完全摒除了闯入者的惊动和打搅了，因为闯入者的借口解释不了这一切。我已对此经过了无数次反思。

在人声嘈杂处，无辜就意味着无罪；但孤独中的宁静是圣洁的，不管是谁，惊扰了它，就是罪孽。而且，一旦冒犯了这沉默的贞洁的伴侣，借口便毫无意义，没有一点办法，就像谦恭一受冒犯，就再听不进去任何解释一样。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无疑会深深地伤我的心；而且，此时我刚好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为这美好的安宁受到惊扰而羞愧万分、自责不已！悔恨也无法测出这罪孽有多重——它和沉默一样难以言说。只有那来来回回地找寻着的孤独的人，才能侥幸撞见，比如那相爱的人们。他们甚至无法形成同一情境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为爱神厄洛斯和全天下有情人做一件好事了——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这样，他们就会因为对闯入者的愤怒而更加亲近，才会一不做、二不休地相爱。要是面前的一对有情人正苦苦地寻觅孤独，那么这意外的收获将会多么

不合时宜，闯入者就该狠狠地诅咒自己，就像误入西奈山^①的走兽们受到诅咒一样。谁没有体验过这些呢？他看到了别人，别人却没看见他；谁不希望自己就像一只鸟儿轻快地掠过情人的头顶，希望自己的鸣叫能作为爱的预报；像在林中翩跹的鸟儿一样让人驻足，像大自然中的孤独一样将厄洛斯留在身边，像证实自己孤独的回声，像无人之地里回荡着的情侣们的喁喁情话。是啊，这最后的祝愿自然也是最好的祝愿，因为一听说人们要离开，我们马上就会变得孤独。

《唐·璜》中最孤独的场景是表现泽列娜的那一幕：并不是说她天生孤僻；不，是她开始变得孤独；在里面，合唱的声音消失了，随着音符在远处消失，我们听见孤独，孤独悄悄地诞生了。就像那八条小道一样，它们将身边的所有人都引开了，只带着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思绪。

那么好吧，你，快活的森林，我们即将分别，我为你们欢呼；对于你们没有被珍惜的岁月，我也要为你们欢呼。你们不像清晨，不像傍晚，不像黑夜；你们自然妥帖，你们自由自在，你们安分自足，质朴的微笑让你们满足。回忆的劳作得到了足够的报偿，再加上这份恩赐：瞧瞧，这回忆反过来又催生了新的回忆；因为，人一旦明白了回忆的真谛，就会上瘾，一辈子成为回忆的俘虏；而谁要是拥有了回忆，那他会比拥有全世界更富有；不仅仅是怀孕的女人，连这心怀回忆的男人，也处在意味无穷（怀孕）^②的恩遇中了。

赴宴者是在七月末的一个晚上相聚的，当时大约是十点。我已记不起具体是七月几号，甚至已经忘记是哪一年；这样的事是记忆所关心的，但与回忆无关。唯一与回忆有关的事是情绪，以及由情绪生发的一切；酒过三巡酒更浓，因为里面的水分会汽化，就像回

① 上帝赐予摩西十诫的地方。

② 这是作者的文字游戏。在丹麦文中，“意味无穷”与“怀孕”为同一个词。

忆。记忆这一水分汽化后，回忆变得更浓醇了，但回忆并没有像浓酒一样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。

从人数上看，赴宴者有五位，包括约翰尼斯（绰号为勾引家）、维克多·艾里米塔、康斯坦丁·康斯坦修斯等。另两个人的名字我无幸领教。似乎这两位并没有专用的名字，因为别人说起他们时，一般都是代号。一个叫“年轻人”，他不到20岁，看起来很文弱，举止优雅，有一种沉静的气质。他总是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，但比这更惹人爱怜的是他快活动人的举止，这表明他纯净的灵魂与他身上女性般的柔韧和透明十分相称。但当我们细细思量这个完全由思想哺育长大，说得更柔情就是在溺爱中长大的人，他从自己的灵魂里吸收营养，自给自足，与任何人没有关系；既不曾被这世界撩拨，也不曾被它煽动，既不曾被惊动，也不曾被搅扰。细细思量这个年轻人时，我们就会将他俊美的外表抛至脑后，或者只把它存放在记忆里；像一个梦游的人，他有自己的行为法则，并且他欢快温和的态度和别人无关，是他的性情的反映。

另一个人的绰号叫“夫人們的裁缝”，以裁缝为生。你很难从他身上产生完整鲜明的印象。他穿着时髦，卷发，化妆，身上有科隆香水的味道。他看起来并不缺少坚执自信的气质，但有时他的步态中带着某种欢快的舞姿和意态，就像在翩然起舞一样，只是被他壮硕的身体制约了。即使他说最恶毒的话，语气中仍不乏商店伙计般的殷勤口气，有种甜腻腻的献媚感觉。对于这一点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喜欢，只是满足了他的傲气。与第一次见到他翩然从马车上走下来相比，现在我更懂他了。那时，我一看到他的动作，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，还有些矛盾之处我至今没有明白。例如，他在意志的鼓动下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丑角后仍然不满足，于是不断地反思。

现在想来我仍然觉得这件事很离奇，不知道这5个人为何会凑在一起。本来，如果康斯坦丁不介入，这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。在